

# 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种族歧视

## ——论《怪物》中的人物亨利·约翰逊

吴 锡 媚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美国黑人的文化身份问题一直是整个民族关注的中心, 美国黑人整体上处于一种“边缘人”的地位。本文通过对克兰的短篇小说《怪物》中的边缘人亨利·约翰逊的分析, 来展示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种族歧视。旨在突出在白人具有民族优越感的环境下, 边缘形象亨利所忍受历史带来的恶果: 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

**关键词:** 克兰; 怪物; 边缘人; 种族隔离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斯蒂芬·克兰(1871-1900)是19世纪末美国著名小说家之一, 他生活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间, 像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一样, 他摒弃了传统的浪漫的文学主题, 而采用最为真实的文笔描写自己观察到的周围的一切, 这之中既有温柔和幽默, 也有残酷和强暴。(张丽华, 李啸主编, 2003: 290)短篇小说《怪物》出版于1899年, 它描写的是一个惠罗威尔(Whilomville)的小社会, 不只是叙述几个独立的个人, 而是记录这个社会中的恐慌、愚蠢和迫害的残酷。一个小城医生的黑人车夫亨利·约翰逊(Henry Johnson)在房子着火时为了救医生的孩子吉美(Jemmie)而自己受伤, 成了残废, 脸被烧毁; 他成了没有脸的怪物, 小城的人, 尤其是妇人, 憎恶这怪物。特里斯考特医生(Dr. Trescott)为了拯救这黑人而不见容于他的小社会里, 他的业务和社会地位都受到损害。

许多评论家对这部短篇小说进行了解读。评论家Cook, Jennifer Carol从隐喻的角度对《怪物》进行了阐释。斯蒂芬·克兰在小说第一句就指出, 小吉美那时就是“三十六号引擎”, (Crane: 65)开门见山地暗含了工业化的影响, 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进展, 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深刻的影响, 人已经完全被机器化。(Cook, 2007: 49)

评论家方成指出, 美国的工业化进程首先伴随着交通运输的迅猛发展, 如铁路与公路的修建和火车与轮船的大量制造; 伴随着土地膨胀性的扩张与土地投机商业

的爆发, 如西部运动、政府无偿分配土地、资本主义海外领土扩张; 伴随着人口的结构性和移民浪潮, 如国家人口年轻化、人口种族多元化、移民人口本土化; 伴随着种族的相对解放与种族的屠杀与灭绝, 如白人契约奴隶的自由、黑人作为劳动力的解放、对印第安人的疯狂战争。(方成, 2007: 14)斯蒂芬·克兰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 美国工业化进程处于尾声, 作品中随处可见工业化的影响。火灾之后, 亨利·约翰逊严重烧伤, 脸被烧毁, 但还是活下来。然而早报上直接宣布了他的死亡, 采访了目睹整个救火过程的见证人汉尼根, 还用最美好的词汇建造了一篇评论。新闻事业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 应该符合事实, 但是克兰却用“建造”一词, (84)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新闻事业已经成为一个产业而存在, 折射了工业化的影响。

伊莱恩·肖恩沃特曾经写道, 在文化不确定时期, 对于性别、种族、阶层以及民族准确界定的渴望变得尤为强烈。(Trotman, 2002: 203)19世纪90年代是一个强调文化焦虑的时代。没有一个时代像当时一样和种族、性别话语紧密相连。历史学家约翰·威廉逊指出在1889年之前, 人们对于黑人有一种强烈的恐惧。人们害怕黑人的口激增, 杀害白人, 害怕对他们造成身体伤害, 害怕抢劫他们的财产等等。然而, 在1889年之后, 许多的犯罪案件和严重惩罚引起了新的更大的关注。有些数据很吓人。在1889到1899年的美国, 每天都有人死于私刑, 而每三个死者之中就有二个是黑人。上述这种暴

收稿日期: 2009-10-16

作者简介: 吴锡媚(1982—), 女, 湖南娄底人,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美国文学。

力行为得以蔓延的原因在于有些人坚信黑人并未受到奴隶制“文明”的影响，而是逐渐的退回到自然野蛮状态。这些人就是历史学家威廉逊定义的“种族极端主义者”。黑人在当时的处境很悲惨，备受排挤。美国最高法院于1896年确立了关于种族隔离的“隔离而平等”的原则，甚至致力于历史编纂重建的丹宁学院就把重建失败归咎于黑人的无能。

在小说开始，亨利·约翰逊不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而只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脑海中的固定模式的集合体。威廉逊指出，在种族极端主义者看来，19世纪80年代里，人们普遍有一种强烈的文化焦虑感，尤其是对黑人。因为80年代的年轻黑人渐入成年，他们生而自由，而且他们并没有受到奴隶制影响的“开化”。到1899年，白人给二十四岁左右的黑人贴了一个标签——“新黑人”（New Negro），他们是崭新的，他们的潜力是无限的。在19世纪末，白人潜意识中对于黑人的恐惧有增无减，而同时，白人又不得不承认黑人所具有的能力以及他们身上所展现的朝气和潜力。亨利虽然是医生家的一个马夫，然而他脱掉马夫的服装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穿着“淡紫色的裤子”，系着“明亮丝带的草帽”，就像“为教堂游行盛装打扮的牧师”。（68）然而，外表的变化并不等同于内心的变化，克兰笔下的亨利似乎想摆脱美国人心目中对于黑人的偏见，但是与出生于内战之后的所有黑人一样，亨利身上也有同样的缺点。他的确是属于新黑人，有潜力，有朝气，他没有经历奴隶制，对于黑人所创的步态一无所知。黑人所创步态代表的是黑人的自身的变化渊源，小说中白人无从领悟其重要性，只是把它当作嘲笑亨利的笑料而已。

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不仅仅体现在社会经济生产与物质领域的巨大变化，还表现在人们精神领域的深刻变化。克兰创作这部作品《怪物》的背景是内战以后，奴隶制已经废除，美国进入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的历史新阶段。小说中的人物思想并没有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加快而变得愈加先进和民主，在惠罗威尔这个边远的小镇，人们的生活处处可见机器大生产的影响。小吉美弄折了父亲的花，他向父亲“自首”，但是他嘴里说出的只是“老爸”和“那边”，然后加上相应的手势把父亲引到“事故”现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出其他关于花弄折的字眼，读者或者可以认为小吉美心中的恐惧让他说不出更多的话，然而，小说给我们展示医生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吉美大可不必恐惧到这个地步。因此评论家杰里弗指出，吉美每句话都只有一个字，而且只是不断的重复，反映了人性的机器化。在这个机器化的时代，人们已经丧失了自我表达和言说的能力，只能如同机器一样不断地重复和复制。同时，白人对于黑人的态度大多源自于父辈的偏见，很少自己去独立的评判黑人并给予公正的待遇。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美国的工业化过程是一个政治改革全面展开、民族文化重新塑造、民族意识与民族性

格逐渐塑型和成型，以及大众社会价值、主体心理、行为方式走向多元化和工具化的过程。（方成，2007：15）

小说中，一群孩子在举行晚会，一个小女孩听到窗户外有声音，回转头去看，紧接着，她尖叫一声抛开了，双手捧着脸。别人问她看见了什么，“是一个人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一定有个东西存在，而且是个很恐怖的东西”。（99）当时美国主流文化中流行野蛮黑人的形象，小说中白人小姑娘被这个野蛮黑人吓坏了。这个民族对于黑人是这样描述的：通过窗户看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一个无名、无脸的怪物。亨利突然出现在他的黑人朋友面前，和没毁容之前一样和他们说话，他们也经历了同样的恐惧，而这些恐惧在文本中不断重复和强调。亨利一直都没有意识到他给他们带来的惊骇，正如他一直都没有意识到小镇上种族主义者对他的态度。

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在美国工业化结束之际作为美国民族精神建设的一部分，成为19世纪末重要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作为社会成员行为和动机的内驱力，大众深层意识的转变是社会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内容。自然主义文学作家聚焦人类的深层意识和欲望冲动以及未曾探测的阴暗角落，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怎样使人变成精神病患者的主体性生产过程。（社科成果，2006：307）克兰的这部自然主义小说反映了美国工业化后白人的潜意识想法，无论物质多么发达，政治多么稳定，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亨利烧伤的脸像一面镜子，惠罗威尔小镇上的白人对于黑人的歧视在这面镜子里一览无余。

#### 注释：

文中所有该小说的引文均出自 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By Stephen Cran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yne Anne Philips, 下文只标页码不再另注。

#### 参考文献：

- [1]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2]Cook, Jennifer Carol. Machine and Metaphor: The Ethics of Language in American Realism[M]. New York: CRC Press, 2007.
- [3]Trotoboliman, C. James. Multiculturalism: Roots and Realities. Bloomington: Indiana [M]. University Press, 2002.
- [4]Bassan, Maurice (ed.). Stephen Cran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7.
- [5]Bergon, Frank. Stephen Crane's Artistry[M].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P, 1975.
- [6]Foster, Malcolm. The Black Crepe Veil: The Significance of Stephen Crane's The Monster[J]. In The International Fiction Review, 1976.